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周紀一 起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烈王七年凡三十五年　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國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窋音竹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複諡有諡人無諡法　在位二十四年入通鑑止二年

戊寅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聲王當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爲侯　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惎智伯事七十一年惎音忌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爲晉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後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爲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至韓厥爲晉正卿六世至虔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

手足之衞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漢劉向傳忠臣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史記商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紂紂之母爲后帝乙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亡殷國孔元復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卒以授餘祭欲兄弟以次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終讓而逃之其後諸樊之子光與餘

眛之子僚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亡宗廟之祭用牲故曰血食太伯吳立國之君○眛音再眛音末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繁音盤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左傳衛孫桓子帥師與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而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纓馬飾也繁馬鬣上飾纓馬膺前飾晉志註曰纓在馬膺如索帬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

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皋陶謨之辭孔安國註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太叔帶之難襄王出居於氾晉文公帥師納王殺太叔叔帶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者

稱天王者異於諸侯也者天子謂同姓諸侯爲伯父叔父○氾音凡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尙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終身北面不敢篡國田常卽田恆田氏本陳氏溫公避國諱改恆曰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殺簡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敬仲完爲田敬仲完陳成子恆爲田常故通鑑因以爲據白公勝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智伯當晉之衰專其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爲最強攻晉出公出公道死智伯欲幷晉而不敢乃奉哀公驕立之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姦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姦音干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年趙魏韓滅智伯遂三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

分復不能守而非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謂齊宋亡於田氏陳越亡於楚鄭亡於韓也）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說文曰糜糝也取糜爛之義○糝音磣上聲）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謚曰襄子智果智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躒音洛又音歷）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

很在面瑤之很在心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鬢綱目作鬚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惠綱目作慧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於傳哀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躒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於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宗世繫辯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避智氏之禍故於太史別族

初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悉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無恤無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

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我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於是簡子欲廢太子伯魯而立無恤意猶未決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簡竹策也）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遂立無恤以為後（趙簡子文子之孫鞅也）簡子使尹鐸為晉陽（班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註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同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鑿臺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註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

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鄭說及拆地志未知何據○晉陽即今之太原縣○汾音文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蔽培則愈厚○堡音保尹鐸損其戶數韋昭曰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而汝也重之爲多輕之爲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爲晉國之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子曼多之孫駒也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之歌之辭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段規韓康子之相也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蚋小蟲日中羣集人之肌膚而嘬其血蚊之類也蜂細腰而能螫人蠆亦毒蟲長尾○蚋音萃如銳

蚋蟻芮蠆蜂音蔡螫音釋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愎很也狃驕忕也又相狃也○愎音闢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毛晃曰邑都邑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邑方二里邱方四里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都鄙都邑縣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晒都賢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爲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稽爲邑者之政以里爲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共一里門即六鄉之二十五家爲一閭也小司徒蓋論溝洫之制四井爲邑共用一溝即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制度人之眾寡溝則度水之眾寡此其所以異歟毛晃二說皆明周制參而考之識周之所謂邑非周制矣致送至也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

與任章曰何故弗與 任章魏桓子之相也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 索音色 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逸書也 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 質謂椹質也質的也椹質受斧質的受矢言智伯怒魏桓子必加兵於魏如椹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椹音砧 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 附錄戰國策曰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久之又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之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百乘愼勿納也智伯之計又弗行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 康曰皋狼春秋蔡地後爲趙邑余據春秋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皋

因以并鄭非楚已爲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於楚蔡皐狼爲秦地韓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爲晉境而古文藺字與蔡字近或者蔡字其藺字之訛也 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崔豹古今注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春秋邯鄲午之邑也班志邯鄲縣屬趙國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爲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肅侯徙都非敬侯也○邯音寒鄲音單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者疏瀹也淘也深也○浚荀去聲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

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高二尺爲一版三版六尺沈竈產鼃民無叛意鼃蝦蟆也似蝦蟇而青色長踦瞋目如怒○鼃音蛙踦音己又音欺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右持矛以備傾側所謂車右是也韓魏畏智氏之彊一爲之御一爲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肘爲上聲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跗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平陽韓武子元孫貞子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爲都邑慮也水經註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水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爲奇觀可接引以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於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

[illegible]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覈宜詳審取以爲據○[illegible]音夫[illegible]音[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絺疵絺音[illegible]疵[illegible]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悛改也止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吾心知其然也

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姓譜張氏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敗音拜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襄子既滅智伯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惟赫也餘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

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
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書禹
貢雲土夢作乂孔安國註云雲夢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
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南
郡華容縣南韋昭曰雲夢在壽郡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不言
雲楚子避吳入於雲中言雲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
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
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爲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
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荊
楚爲貢賢夢楚地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矯揉
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羽
者箭鏃括者箭窟受弦處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
夫概王於棠
谿戰國之時其地屬韓出金甚精利劉昭郡國志汝南郡吳房
縣有棠谿亭杜佑通典曰棠谿在今汝州郾城縣界九域志蔡
州有冶爐城韓
國鑄劍之地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鎔銷也鑄
範法也
式也禮運範金合土
砥柔石也礪礱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
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

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皋康子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

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遂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初趙簡子之立襄子也董安于問之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其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聯敗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下從水象桼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何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註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何奴常以月氏王頭與漢使歃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虎子皆非也椑榼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虎子褻器所以溺便者○髹音休椑音皮榼音合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匕首短劒鹽鐵論曰匕首長尺八寸頭類匕故云匕首廁圊也○圊音青襄子如廁心動索

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後遂襲而呼爲趙孟孟長也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爲臣質如字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然於是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仇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

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太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矣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流涕史記索隱曰豫讓之擊襄子衣也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襄子謀取代乃以其姊爲代王妻約與會於句注之塞令工人作金斗長其尾令可擊人酒酣進熟啜反斗以擊殺代王其姊亦摩笄自刺遂滅代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

君早卒立其子浣爲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爲獻子獻子生籍是爲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爲文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爲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書武王式商容閭註云式其閭巷以禮賢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註云凡車必正立執式小俯崇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不常則憑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爲敬則落隱下式而頭得俯故記云式視馬尾是也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澤註云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　韓借師於

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於魏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中山春秋之鮮虞也後為中山都宋白曰唐定州春秋白狄鮮虞之地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中山故城是也杜佑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附錄春秋時中山君嘗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飱食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歎曰與不期眾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淺深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失國以一壺飱得士二人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

堂迎之以爲上客翟音直又音狄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不比言不和也○比音皮左高此蓋編鍾之懸左高故其聲不和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明樂官知其才不才明樂音知其和不和五聲合和然後成音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附錄國策云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彪註樂音洛謂以治官爲樂也文侯曰善文侯出遊見一人反裘負芻文侯問之曰胡爲而然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裏之盡矣毛將安附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我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何異反裘而負芻邪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子擊者魏文侯之子也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居也韋昭曰古惟尺遮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蕭子顯曰三皇氏乘祇車出谷口車之始也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以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無用故出放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莫不歸心焉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顓頊曾孫皐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商紂時裔孫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爲李氏置言置相也成者魏成也文侯之弟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

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縣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衛鞅擊虜其將公子卬遂獻西河之外於秦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縣屬魏郡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傅者傅之以德義因以爲官名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鍾六斛四斗爲一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謹案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上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何以使人勿惡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貧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蒙愚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

吳起者衞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

苴非能過也附錄齊景公時燕晉侵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以為將將軍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為後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枹音孚於是文侯以為

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師古曰贏擔也此言起親裹士卒所齎擔之糧。贏音盈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吮音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魏西門豹爲鄴令辭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成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武夫石之似玉者後人加石作碔砆西門豹至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娶洗浴之爲治新繒綺縠衣繒音精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緹音提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我我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促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促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廷掾起矣何河伯留客之久也鄴吏民大驚恐乃不復言爲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民多苦煩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豹之令鄴也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儲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計文侯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而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搶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逌音悠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　燕湣公𧻓子僖公立燕自召公奭受封於北燕其地則唐幽州薊縣故城是也自召公至湣公三十二世　冠

歲九鼎震

己卯二十四年 秦簡公十三年晉烈公十八年齊康公三年楚聲王六年燕僖公元年魏文侯二十三年趙烈侯七年韓景侯七年

王崩子安王驕立 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姓芈氏居丹陽今枝江縣故丹陽城是也括地志曰歸州秭歸縣丹陽城熊繹之始國其後熊渠大兆封畛於汝南并吳越地方五千里自熊繹至聲王三十世索隱曰聲王名當悼王名疑○芈音米秭音子

安王 諡法好和不爭曰安在位二十六年

庚辰元年 秦簡公十四年晉烈公十九年齊康公四年楚悼王類元年燕僖公二年魏文侯二十四年趙烈侯八年韓景侯八年

秦伐魏至陽狐 周孝王邑非子於秦徐廣曰今隴西縣秦亭是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曰秦亭秦谷是也至襄公取周地穆公霸西戎日以彊大是年秦簡公之十四年也自非子至簡公二十八世括地志曰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余按此時西河之外皆爲魏境若秦兵至元城則是越魏都安邑而東矣水經註河東垣縣有陽壺城九域志絳州有陽壺城識之以廣異聞且俟知者○陽狐原本誤作陽孤今從史記改正

辛巳二年 秦簡公十五年晉烈公二十年齊康公五年楚悼王二年燕僖公三年魏文侯二十五年趙烈侯九年韓景侯九年

魏韓趙伐楚至桑邱 水經註濾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迆爲橫塘陂史記作乘邱正義地理志桑邱故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當從之○濾音慮

鄭圍韓陽翟 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杜預世族譜曰封於咸林今京兆鄭邑是也幽王無道友徙其人於虢鄶之間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鄭是也友謚桓公是年鄭繻公駘之二十三年自桓公至繻公二十二世班志陽翟縣屬潁川郡○駘音臺又音台

韓景侯虔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

壬午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晉烈公二十一年齊康公六年楚悼王三年燕僖公四年魏文侯二十六年

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 徐廣曰虢山在陝裴駰曰宏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括地志曰虢山在陝州陝縣西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水經註曰陝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銅翁仲至此沈沒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爲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虢山崩壅河所致耳○陝音閃駰音因

癸未 四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二年晉烈公二十二年齊康公七年楚悼王四年燕僖公五年魏文侯二十七年 楚圍

鄭 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鄭穆公之子字子駟古者以王父之字為氏子陽其後也

甲申 五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三年晉烈公二十三年齊康公八年楚悼王五年燕僖公六年魏文侯二十八年 日有

食之 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

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

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

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一百七十有

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

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

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蘇氏曰交當

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

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元晦曰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

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

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

也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釋名曰日月

月虧曰食稍小侵虧如蟲食草木之葉也亦作蝕 三月盜殺

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濮陽春秋之帝邱漢爲濮陽縣屬東郡應劭曰濮水南入鉅野水北爲陽惡如字不善也軹春秋原邑晉文公所割者漢爲軹縣屬河內郡二十四兩爲鎰濮陽即今東昌府之濮州○軹音只鎰音業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睚音隘眥音寨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

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洩語洩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仗劍至韓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之嫈音英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嫈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

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從同蹤）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向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戮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史記正義曰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皮面以刀務面而去其皮懸賞因募告者曰購○務音黎）

〔乙酉〕六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四年晉烈公二十四年齊康公九年楚悼王六年燕僖公七年魏文侯二十九年鄭駘）

子陽之黨弒繻公（繻音須又音如）而立其弟乙是爲康公　宋悼公薨子

休公田立武王封微子啟於宋唐宋州之睢陽縣是也自微子二十七世至悼公名購由

丙戌七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五年晉烈公二十五年齊康公十年楚悼王七年燕僖公八年魏文侯三十年繫年無事必書備編年也依綱目補

丁亥八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六年晉烈公二十六年齊康公十一年楚悼王八年燕僖公九年魏文侯三十一年齊伐魯取最武王封太公於齊唐青州之臨淄是也括地志曰天齊水在臨淄東南十五里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是年康公貸之十一年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成王封伯禽於魯唐兗州之曲阜是也是年穆公之十六年自伯禽至穆公凡二十八世

鄭負黍叛復歸韓按史記鄭繻公之十六年敗韓於負黍蓋以此時取之而今復叛歸韓也劉昭郡國志潁川郡陽城縣有負黍聚古今地名云負黍山在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或云在西南三十五里

戊子九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七年晉烈公二十七年齊康公十二年楚悼王九年燕僖公十年魏文侯三十二年魏伐鄭

晉烈公薨子孝公傾立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括地志曰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也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旁今并州理故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毛詩譜曰燮父以堯墟

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自唐叔至烈公二十七世烈公名止

己丑十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八年晉孝公傾元年齊康公十三年楚悼王十年燕僖公十一年魏文侯三十三年

庚寅十一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九年晉孝公二年齊康公十四年楚悼王十一年燕僖公十二年魏文侯三十四年

秦伐韓宜陽取六邑括地志宜陽縣屬宏農郡史記正義曰宜陽縣故城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此邑卽周禮四井爲邑之邑

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此序齊田氏之世也田常卽左傳陳成子恆也史記避文帝諱改恆曰常自陳公子完奔齊五世至常爲政 是歲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田常之曾孫

辛卯十二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年晉孝公三年齊康公十五年楚悼王十二年燕僖公十三年魏文侯三十五年

秦晉戰於武城此非晉之武城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

齊伐魏取襄陵徐廣曰襄陵今之南平陽也余據晉志有平陽縣屬山陽郡班志陳留郡有襄邑縣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

襄陵因曰襄邑○襄陵原本誤作襄陽今從史記改正

魯敗齊師於平陸漢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戰國時之平陸也史記正義曰平陸兗州縣即古厥國宋白曰鄆州中都縣漢爲平陸縣史記魯敗齊師於平陸是也○平陸今之汶上縣

壬辰十三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一年晉孝公四年齊康公十六年楚悼王十三年燕僖公十四年魏文侯三十六年

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康曰濁水名漢志濁水出齊郡廣縣爲山余謂康說誤矣徐廣史記註曰長社有濁澤水經註曰皇覽水出胡城西北胡城潁陰之狐人亭也皇覽古長社之濁澤也記諸侯相見於卻地曰會孔穎達曰諸侯求及期而相見曰遇會者謂及期之禮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癸巳十四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二年晉孝公五年齊康公十七年楚悼王十四年燕僖公十五年魏文侯三十七年

甲午十五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三年晉孝公六年齊康公十八年楚悼王十五年燕僖公十六年魏文侯三十八年

秦伐蜀取南鄭諸記譜云蜀之先肇自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既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

蜀國蠶先稱王者蠶叢余據武王伐紂庸蜀羌髳諸國皆會於牧野孔安國曰蜀叟也春秋之時不與中國通班志南鄭縣屬漢中郡唐為梁州治所

初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曰為人子三年不問父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思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不知侯何好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以二物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緤音雪文侯悅曰擊愛我知我所嗜知我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為國君對臣名君非禮也文侯惕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

侯無倜無所擬之曰長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必更造文侯曰子之君何好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鴥音聿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

甞顧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福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立太子擊至是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爲武侯浮西河而下西河即禹貢之龍門西河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三苗氏傳曰三苗國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今湖南溪峒時獲猺獠而訊之多爲貓姓豈其遺種與地里沿革表云今澧州古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在岳州巴陵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又名九江以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荊江逆入洞庭瀰流爲之改色彭蠡湖在南康府東南一名宮亭一名揚瀾左里一名鄱陽湖四十里長三百里巨浸瀰漫中有雁汊小湖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於江禹貢東匯澤爲彭蠡是也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南流貫河而南合於滎澤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溢爲滎者也自漢築滎陽石門而濟與河合流而注於海不入滎瀆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

爲請入於河梁都安邑據恃以爲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流至河南新城縣又東南過伊闕中大禹所鑿也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左傳女寬守闕塞卽其地括地志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補羊腸阪在潞州壺關縣東南一百六里在太行山上南口屬懷州北口屬潞州長三里縈而盤曲故曰羊腸○沇音兖濟水別名

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

水經註孟門在河東北屈縣西卽龍門山口也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名曰洪水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河水自孟門南抵華陰曲而東流紂都朝歌河經其南北屈之孟門在朝歌西北恐不可言左索隱曰孟門別一山在朝歌東邊此特左右二字之差而誤耳補註太行山在懷慶府北二十里山勢綿亙數千里雖各因地立名其實皆名太行常山卽北嶽恆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一里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魏置相相田文此田文非齊之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

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姚氏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爵男爲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書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者猶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崇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節廉而自喜名原本作剛勁自喜今從史記改正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

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公叔從之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爲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於是南平百越韋昭曰越有百邑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矣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出非謚也以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公　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爲敬侯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乙未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田齊太公和元年晉孝公七年齊康公十九年楚悼王十六年燕僖公十七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田氏自此遂有齊國田和是爲太公　趙公子朝作亂

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丙申十七年秦出公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田齊太公二年晉孝公八年齊康公二十年楚悼王十七年燕釐公十八年

秦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據史記威烈王十一年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出子簡公之孫也今庶長改迎獻公而殺出子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余謂此言河西非西縣也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謂河之西蓋漢涼州之地

齊伐魏　韓伐鄭取陽城漢陽城縣屬潁川郡是為地中嶽周於此以土圭測日影

伐宋執宋公　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丁酉十八年秦獻公田齊桓公午元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三年晉孝公九年齊康公二十一年楚悼王十八年燕釐公十九年

戊戌十九年秦獻公田齊桓公午二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四年晉孝公十年齊康公二十二年楚悼王十九年燕釐公二十年

魏敗趙師於兔臺史記趙世家曰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

己亥二十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三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五年晉孝公十一年齊康公二十三年楚悼王二十年燕僖公二十一年 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庚子二十一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四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六年晉孝公十二年齊康公二十四年楚悼王二十一年燕僖公二十二年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卽位使令尹盡誅爲亂者 令尹楚相也 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辛丑二十二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五年楚肅王臧元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七年晉孝公十三年齊康公二十五年燕僖公二十三年 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此桑丘非二年所書楚之桑丘括地志曰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蓋燕之南界也

壬寅二十三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六年楚肅王二年晉孝公十四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八年燕僖公二十四年是歲齊亡 趙襲衞不克 成王封康叔於衞居河淇之間故殷墟也至懿公爲狄所滅東徙渡河文公徙居楚丘遂屬於濮陽

是年慎公頹之三十五年自康叔至慎公凡三十二世　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姜氏至此滅矣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嬰齊立僭稱王

癸卯二十四年秦獻公七年楚肅王三年齊威王嬰齊元年晉孝公十五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九年燕僖公二十五年　狄敗魏師於澮漢之中山上黨西河上郡自春秋以來伏皆居之此未其種也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山西過絳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汾水括地志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虒音斯　魏韓趙伐齊至靈邱史記正義曰靈邱河東蔚州縣余按蔚州之靈邱卽漢代郡之靈邱此時齊境安能至代北邪此卽孟子謂蚳鼃辭靈邱請士師之地孫志曰齊地北有千乘漳河以南漢清河郡有靈縣漳河北接趙魏之境此爲近之　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甲辰二十五年秦獻公八年楚肅王四年齊威王二年晉靖公俱酒元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十年燕僖公二十六年　蜀伐楚取茲方按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拒之則茲方之地在扞關西劉昭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

凡三萬七千五百人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
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
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氏傳曰干扞也此不可
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
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
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
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
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
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正月之辭毛氏傳曰君臣俱自謂聖也鄭氏箋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之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又曰烏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考異曰司馬遷史記六國表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魯穆公元年烈王元年丙午共公元年顯王十七年己巳康公元年二十六年戊寅景公元年赧王元年丁未平公元年二十年丙寅文公元年四十三年己丑頃公元年五十九年乙巳周亡秦莊襄王元年壬子楚滅魯按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若元甲戌終乙巳則是三十二年也共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丙午終戊辰則是二十三年也康公九年卒景公二十五年卒平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丁未終乙丑則是十九年也文公二十三年卒頃公二十四年楚滅魯班固漢書律歷志文公作緡公其在位之年與世家異皆推平公二十年耳本志自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推之至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

漢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其歲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註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今從之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也余於考異自魯僖公五年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六百餘年閏十二月朔旦冬至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註皇甫謐所記歲次皆合蓋用劉羲叟長曆也凡書史記六國表差謬難可識據又按通鑑目錄編年用劉羲叟長曆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用夏正定曆史記曆書其年閼逢攝提格目錄書盧圖赤奮若閼逢攝提格甲寅也通圖赤奮若丁丑也有二十四年之差溫公用羲叟曆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羲叟曆康節少自雄其才既學力專高遠一見李之才遂從而受學藺於共城百源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默思於易遂通皇極經世書不能違羲叟曆及其來居於洛而溫公亦奉祠以書局在洛相過數稔又夙所敬者也余意其講明之間必嘗及此而決於用羲叟曆爾考異此一段辭意可見

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乙巳二十六年秦獻公九年楚肅王五年齊威王三年韓哀侯元年魏武侯趙敬侯十一年燕僖公二十七年是歲晉亡

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唐叔不祀矣爾甚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至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思有晉水及叔虞子燮更國號曰晉其民有先王遺

故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生死之慮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為趙韓魏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　魏分晉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中山薄人民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桑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劇　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

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
皆韓分也○翟音殺傳音莫路翟音帖徙郟音夾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 在位七年

丙午 元年 秦獻公十年楚肅王六年齊威王四年韓哀侯二年魏武侯趙敬侯十二年燕僖公二十八年 日有食之

韓滅鄭因徙都之 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東郡中間徙都陽翟鄭都新鄭其地屬漢之河南郡鄭桓公始封於鄭其地屬漢之京兆後滅虢鄶而國於溱洧之間故曰新鄭左傳鄭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於此是也今韓既滅鄭自陽翟徙都之韓從都鄭故時人亦謂韓王為鄭王考之戰國策韓非子可見鄭詩說鄭居溱洧之地右洛左濟食溱洧焉土陝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班氏亦以謂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傳二十三世至是而為韓所滅

趙敬侯薨子成侯種立

丁未 二年 秦獻公十一年楚肅王七年齊威王五年趙成侯種元年魏武侯十三年韓哀侯三年燕僖公二十九年

戊申 三年 秦獻公十二年楚肅王八年齊威王六年趙成侯二年魏武侯十四年韓哀侯四年燕僖公三十年 燕敗齊

師於林狐　魯伐齊入陽關徐廣曰陽關在鉅平班志鉅平縣屬泰山郡括地志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其城之西臨汶水　魏伐齊至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陵在濟州西界宋白曰史記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曰東郡之博平漢為縣　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宋休公薨子辟公立

衛慎公薨子聲公訓立

己酉四年秦獻公十三年楚肅王九年齊威王七年趙成侯三年魏武侯十五年韓哀侯五年燕桓公元年　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註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卿大夫之采邑蓋周之制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五都為鄙鄙五百家也此時衛國已小若都鄙七十三以成周之制率之其地廣矣衛之提封未必能及此數地更俟博考　魏敗趙師於北藺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藺在石州其地於趙為西北故曰北藺

庚戌五年秦獻公十四年楚肅王十年齊威王八年趙成侯四年魏武侯十六年韓哀侯六年燕桓公二年　魏伐楚取魯陽左傳所謂劉累遷於魯縣即魯陽也班志魯陽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　楚大發兵

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窶音婁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侍酒於前帣韝跽音卷溝忌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

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髡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為相（廆范上聲）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廆於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廆兼及哀侯（戰國策以聶政刺韓相事又錯中哀侯爲一事此從史記韓　考異曰按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皆書聶政）

殺韓相俠累於哀侯六年又皆書嚴遂弒哀侯以刺客傳考之是政殺俠累事在哀侯時以戰國策考之亦然道傳與國策則是年表世家於烈侯三年書盜殺俠累成矣通鑑從烈侯三年書聶政殺俠累事又於哀侯六年書嚴遂弒其君哀侯是從年表世家所書聶刺各傳敘不言俱殺哀侯止戰國策言之通鑑豈以此疑之歟故載併刺哀侯不書聶政止門使人以此求之則通鑑之意不以嚴仲子爲嚴遂亦不以俠累爲韓傀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其傳也余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罃音英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烈王六年秦獻公十五年楚肅王十一年齊威王九年趙成侯五年韓懿侯元年燕桓公三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趙伐齊至鄄班志濟陰郡有鄄城縣○鄄音眷魏敗趙師於懷班志河內郡有懷縣魏收地形志懷州武德郡有懷縣縣管內有懷城補註按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更名邢丘曰懷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班志即墨縣屬膠東國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宋白曰城臨墨水故曰即墨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

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阿即東阿縣班志屬東郡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薛陵春秋時闕之地也班志薛縣屬魯國而衛顧在濮東郡陳留界薛陵屬齊而近於衛故為所取齊後封田嬰於此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　宋辟公薨子剔成立齊楚當搆難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公剔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原闕一字彊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王七年秦獻公十六年楚宣王良夫元年齊威王十年趙成侯六年韓懿侯二年燕桓公四年日有食之

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頎音祈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於濁澤大破之遂圍魏史記正義曰徐廣以爲長社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至河南長社邪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爲惠王

司馬遷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資治通鑑補卷一終